

校正重刊官板纂朝文鑑卷之八十七

序

皇祐會計錄序

田况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灋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密重慎可知也已古今世遼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幹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戶部度支分釐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總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齟齬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爲一周官

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稅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憂深非群司之擬也國家不享海內化際日出養兵之法與古不侔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慶曆中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舍耒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歲溢恩廕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獻聖恭儉憂民節用內踈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秘殿裁損渥節嚴禦池園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應不

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牖欄檻朱綠之飾去歲傳宣三司福寧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金明池榭座龍艦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攸司請繕飾上而論曰此實無用可緣毀之勿橫費也臣以斷鏤小碎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補不使壞可也上頗以安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 柔遠清心息事為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繕帛以濟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罹咎謫誠為幸哉必欲酌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岩廊論之非有司之事臣材策闇短又當大計雖內自竭盡而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出納之慎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遲朝夕詢求則不敢懈先朝權三司使公事丁謂嘗編景德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

羸虧變通損益多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皇祐會計錄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爲準精要者采緝之冗釀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復以宮館祠宇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大計故特爲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別爲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冒瀆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彥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鋒銳能搏噬音邪也故軍將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趨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缺誤轉稱爲衙唐自開元至五代間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國初芟誅奸雄歛威銷萌出儒臣守郡始募城郭子弟或里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趨擯呼指爾乃立條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叙等級愛民甚矣天下壹也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殊明州漢之鄞縣本朝賜節度額其地東濱海洋群山聯屬田墾且隘鱸麇錯出居

人器窳偷生喜輕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員雖百有二十貲產視它郡爲瘁典吏乘隙骫任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年彥遠得爲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侑焉頗蠲除舊弊數端悉條列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衆以爲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旣成題曰衙司都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克其選於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延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旣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佗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饗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

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 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爲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爲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又處未試子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爲釋可也以爲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螫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

簡策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
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
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
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群后
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
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
其捷猿狖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群其險阻幽絕
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
如登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
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
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
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爲深入之師其次
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
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嗇於禍可進
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
爲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
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使
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未失御外方將帥臣闕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
標勇士務刺擊爭鬪以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
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
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縮重
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操持飲器
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
首隱舌不復奮起聞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制勢
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旣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
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剡
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妥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
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
决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
以文稱於交遊嘉自樹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
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
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
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
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

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其
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
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
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
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
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責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
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偏怒苛憐則舉手左右有
狹中矜乎簡歷日召而前願指教救迎合其意則喜
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寃者不得吐其
臆鞠者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
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
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
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
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
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
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
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
規謹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

宋文鑑 卷八十七
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
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
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
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
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
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
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
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
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
富貧勤墮寃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
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
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
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
有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
泣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
知矣故予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
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
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

事各雖傑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
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冥爲史者從而記之
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
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
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
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
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
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
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
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
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
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辨其心迹而貶
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
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也明其心迹
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
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
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
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益務便
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竒異細碎之事皆載
焉雖貫穿群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

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比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勲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荅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

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餽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荅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恠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

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
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
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
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
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
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
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
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荅
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
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
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
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埃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
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
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况才
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
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
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
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
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
常爲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音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懟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者未始

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止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之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溼雖

宋文鑑 卷八十七 十五
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欲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千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

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參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克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

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年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
元年七十

序賻禮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
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
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
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
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靈輿者有因喪納
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大居親喪獨不
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
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
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
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
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
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
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隣
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
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
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

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
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亨者名
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
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
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
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
曰賙貨財曰賻衣服曰襚多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
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
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隣縣
由隣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
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
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
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
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聖何哉人之材有
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
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
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
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

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聖豈惟失聖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慕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克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克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聖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聖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若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

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絀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楊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時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覆遮護固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

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者以爲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爲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旣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以吾說而廢否

己未九月二十八日校

校正重刊官板舉朝文鑑卷第八十八

序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
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
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
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
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
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
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

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

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愾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恠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可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

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

油然而行淵然而溜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碎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溥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鷲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交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

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貽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

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
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琺瑯之節威儀動作之
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
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
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
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
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
商率之昏俗江漢之小國鬼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
不自知此非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
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旣不見可
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怨
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
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
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
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
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
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
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
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

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又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

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詭其敗言戰之善而救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越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救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

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與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子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旣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譔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儉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

宋文鑑 卷八十八
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杙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

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救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

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儉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

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
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
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
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
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
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
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
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竒褻
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
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群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
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
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
公之遺文而論其舉見其上下之際相成此必將低
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
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
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
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
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
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一章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凡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

宋文鑑 卷八十八 十五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付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閣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五字九日三十八日校

校正重刊官板衆朝文鑑卷八十九

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講鞠脰以薦其物語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以

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阨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帶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之群，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

也莫不贏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
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
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
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
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
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
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
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
都坐其堂與道塗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
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日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
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
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
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
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
已安所有事之宜皆以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
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
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
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
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
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

得其所處之樂而馱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潔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平耶陽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

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斡力
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
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
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
爲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
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謂
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
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吏
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
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

李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科所
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
亡散姑以類辨爲十二卷爲之間或應用而爲未能
盡無愧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天濞刻飾尤無
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爲固
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籍乎見古人矣故自序
云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

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正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堯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

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適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崔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

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目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

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聯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

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

宋文鑑 卷八十九 十一
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一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民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竊惟念國家奄宇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茲種獫早以面內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寢以訓備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叙事冠於篇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虜

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采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於績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群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爲信書不可無紀故作

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前朝廷所遺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後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䟽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贊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齋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霑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卹靡所不至或賀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于大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師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用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徒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旣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灤

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爲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係虜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倣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爲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輶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有奚激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錄而經制方略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邪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固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于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

物類錄 卷八十九 十一
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
有愆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爲令典使之循守無得
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虜欲啟事端繩以章條彼
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
謂規撫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
彼百年既往之運徃我涵煦後心漸萌後極而微形
兆茲見蒙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姑撮其大要慨
副聖履經遠之慮總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爲上中
下謹條事目具於左方

章公甫字序

章聖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而
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
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
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
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鋤管管杵臼所以
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蚕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
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
衛兵人也常旂旃旒所以表師帥也鼓鞀鐃鐃所以
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
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

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觸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芻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懇由是而交芻騫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千歲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旣抗正鵠旣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許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爲異器以啟竒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

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
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
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
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
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
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得輕重物得輕
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
公甫曰衡也不得忒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謂
衡也者將告之曰崇基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山

章聖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
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
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爲識別後
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
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
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
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
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
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
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

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克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
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
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
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說也命予爲言其理以易之
夫子學於古人聞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符正
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野於因物以配
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爲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也

宋朝文鑑八十九卷

終

已未九月二十八日燈下校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九十

序

後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
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
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
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旣鏤板以傳學官而臣
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
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
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

始知之未盡也卧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
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
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
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
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
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
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
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
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誇
言之又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
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
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
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
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
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
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
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
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
不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
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

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耻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救以新法度而令馳驚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堂廟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楊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

發於五臟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
十二脉爲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
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
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
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
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
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捍摩其性理搏而索之
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
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
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
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
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比
衆人此人事也言能不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
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
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
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
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
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
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
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

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複用爲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咳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灑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人於人無似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

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棖二酸相濟宜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濕而爲蟻律踰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月虧而蛙蛤消露下而

蚊喙虜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况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撥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觀其驗卽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假久伏待完也

縣法序

呂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

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早有備盜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官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况於為數萬戶之縣而當古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民事皆諮訪焉既盡其所長矣於是入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為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教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愷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愛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胡本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

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显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之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群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

及得爵祿政事卒不論經義故以傳誦爲已羞喜近
功輕遠度率常抉剔其詞引爲章句自謂通經及語
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於聲瞽之於色其不能聞且
見者如是予常病焉會鄴陳子堅河南侯孝傑俱
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高二生各取一經以
治之由是以室之中講正誦醇仁義之言馥如椒蘭
天人之理遠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旣而樹程
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
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乎極焉然孔子謂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豈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爲者誠爲顛愚者發爾善爲學者能誦且達
於政而敏於對其於聖人之言爲不乖謬矣用是著
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送焦千之序

劉 攽

攽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
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
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
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
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
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

宋文鑑 卷九十一
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戇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咎僂僂辱安以爲已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群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館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名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倉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旣盡美矣况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

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矣旣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

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逆奔吞啗百川久之勢旋氣定平入于海雖蛟魚百怪出沒洶涌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鑠頓拙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甌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說邪如無異於

宋文鑑 卷九十一 十一
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
無不足廼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胸中矣希道其勉
之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
其文章之慄驚奔放雄渾瓌備若三軍之朝氣猛獸
之拱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竒也方是時
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
外徙世頗謂偃蹇不遇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
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
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自
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
去凡除節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
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
余時爲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
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
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懸不可誣也客有得
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九十一

序

正蒙序

范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荅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爲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

明離其書爲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斲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克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爲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未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圖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百六徒移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况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圖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爲法以空爲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

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
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
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
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
之辯哉其爲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
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
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
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
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
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
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
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
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
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
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
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
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滯遁之狂言也不
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
而放諸無形而准推而放諸至動而准推而放諸至靜
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人可過矣無細可遺矣

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元祐
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爲之叙
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爲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
不爲夫子咎乎雖然燭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
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
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爲稱觀先王之治
必以所多者爲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
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
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
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
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無心於有天
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
大聖堯舜傳賢不是過也太宗繼文海內爲下真宗
守成治致太平至于仁宗富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
樂之會先有天下四十二年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
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
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
思不服威靈在天旣三十年仁深澤厚淪浹海寓流

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爲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爲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爲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正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實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爲謨訓動爲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爲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大社太稷太一九宮臘蜡爲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

先鶩五龍爲中祀壽星靈星中雷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錄爲小祀凡太常典禮樂少府共服器光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醯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太府共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爲之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群吏各執故習惘然不知祭事之聯事傑迺集諸司所職爲旁通圖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循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群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總要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徇今

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
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
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
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
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
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
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
來世之備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
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
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
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
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茶經序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
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
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
可考正身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爲二
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
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
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

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
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
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
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
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
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群天下而
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
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于民
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旣以淺
陋之學爲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
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
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啟不悱則
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
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
益不進矣又其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
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
日爲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必存乎德行

而無意於功名爲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亦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爲誹謗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螿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

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帷幄之謀獨耳剝目采頗知
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
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
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
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
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
志踈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
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
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
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
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
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
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
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
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群聽作朋黨二篇鳥有
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闕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
氏所攘申商岫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
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
者所以礪世磨鈍斜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
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

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
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
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
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
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
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
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
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縉
北爲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
篇

揚州集序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
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
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
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
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
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闕淮東南距海江
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旣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
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

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
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
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
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
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
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
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
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
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
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
自魏文帝時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
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
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
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觀推素廢興遷徙之跡而究
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集瑞圖序

秦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
興數月有雙瓜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
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
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

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特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竒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取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卽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 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

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
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
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
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
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
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未蘇公
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惟庚午未卧病城
南門無犬雞晝卧悄悄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
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
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
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非耶八年十
月過我告以將此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
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此二虜也
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此大而重故爲變
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此方罷兵中國直信而
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
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
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此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
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
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

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此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又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此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此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䟽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旣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畫策日計口腹之

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已亥九月廿九日校
歐陽文忠公

校正重刊官板崇朝文鑑卷之九十二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蕭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克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操皆歛藏

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
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
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克棟梁楠杙輪輿輶輻巨
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
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
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
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後
往清麗竒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
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
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
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
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
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
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
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
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
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
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
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
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

前有盃孟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
兩兒沉大網旁維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
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顛
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孟者一人推蒿間童子
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
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
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此渚目渺
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
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
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
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
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
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
頽川晁補之序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
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
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旣變
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
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

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
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
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
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爲速
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
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
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
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
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
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
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
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
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
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比亦詩之
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
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
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

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離騷變而爲賦譬註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荀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送田承君序

鄒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承寵其視夫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輒逗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爲社稷計况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脅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勅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

而得之者乎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縮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隣封固有嗤之者矣未幾嗤之者自媿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出言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又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爲僕劇談恨不與爲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目今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窘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侍老携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掎無愧忤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爲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啟戶特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孫莘老易傳序

游 酢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

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污
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
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
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
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
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羲
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
尼訓其義自伏羲至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
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
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
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
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已亦以是
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
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
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
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論語解序

謝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
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

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

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

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

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

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

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一本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

指無窮有盡者可以以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

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佗一作昔日識其面今日見一作識

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一作坐是故

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淺近而

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爲

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

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

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

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

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

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

百出讀之使人疊疊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

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

不如黃帝歧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

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
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
恠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
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
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
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
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灑掃於河南夫子
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
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
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人也彼其道高深溥
博不可涯矣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太有逕
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
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餽人者讀之謂巧
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
豈知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
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
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
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
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矣能反是心者

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而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

宋文鑑 卷九十二
十一
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
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
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閱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
意於斯乎

趙氏金石錄序

劉跋

東武趙明誠德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
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
卷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
旣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
版模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
謄寫模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入前世載筆之士所
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輕清流
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辨搜抉證驗用力多
見功寡此讐校之士抱槩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
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
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之以爲名言彼哉卑陋一至
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
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
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遣來世惟恐不遠固非

以爲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爲玩哉今登泰山觀秦石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後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遺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唯駟則墜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夫之藏旣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有亟索余文爲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

泰山秦篆譜序

劉跋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令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獲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隣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摸搨故士大

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摸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摸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氈推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馮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旣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沉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軼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陞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

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夫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擣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此只羌許蹇紛佗佗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蓀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旣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

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未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驗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皇朝文鑑

卷九十二

七

皇朝文鑑卷九十二

己未十月朔校 藏園主人